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大易粹言卷四十七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兊上

伊川先生曰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兊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兊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

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易傳）

困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游定夫録）

横渠先生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恒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无如舜困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

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語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伊川先生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也困為難處之時唯君子反諸其身以脩德不繫

於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寛裕有容如天地

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匪正不

能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

之言人亦未之信況衆人乎易說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陷於

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焉剛陽君子而為陰

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險以說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一作險難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天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

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困之所以成卦以剛揜於陰不能伸故為困也險陷而能說不失其所亨之道人之難能也故唯君子能之君子亦大人也言其成德曰君子語其德之大則曰大人大人以貞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也尚口乃窮者君子有德則以德濟身尚德也小人无德則以利口辯辭濟其身故云尚口也尚德則不失其所亨尚口則終窮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君子小人唯困乃見故繫辭曰困德之辯也易說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伊川先生曰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易傳

橫渠先生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險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有致命遂志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水一物也語其為功利之名曰澤論其為功利之物則曰水也故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君子得位而後能澤加於民无位則困而窮處矣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亦曰行止

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則孔孟之困皆致之天命而无怨也遂志者君子所志者道道不以困窮而變窮亦是道也通亦是道也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遂志也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遂志也遂志是以不失其所亨也易說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幽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

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夫一作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於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闇妄動入於深困幽

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歳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幽者不明也謂益入昏闇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明易説

白雲郭氏曰臀困内自困也困于株木外困于物也處困之初内不能自安外不能有行内外皆困而欲

以柔濟之則困益甚矣是以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也幽谷不明之所愈不能自安至於三歲之久无所見焉又不若困于株木之有物也既困于株木而處之非其道故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雖九四為應方且自困不能庇初故如株木不能庇物也然則處困之道何如唯脩德以致命遂志而已易說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藴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

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括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

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困危之際一作世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人之吉上下交説不施聰明美物方至然未可有為故以祭則吉以征則凶征雖或凶於義无咎

易説

白雲郭氏曰彖曰困剛揜也謂九二之剛揜於二陰所以為困非止三之揜二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天禄未食君子困於家食之際无飲食宴樂之奉而已其道不可得而困也朱紱王者之象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患矣利用亨祀者天下之至難致者君之求至難通者鬼神之德而九二剛中之德至誠感物故无或不通以之待君之求則朱紱方來以之

交鬼神則利用享祀是其至誠之道无所感而不通也茍不知是道而欲妄進以求用則先自失其所享凶之道也將誰咎乎中有慶者大人以道自任豈以口腹酒食為困哉葢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不過老死莘野而已終無享天心革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間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於九五言需于酒食而詩人於鹿鳴言燕樂葢一義也易說

六三困于石據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一无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

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工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一无而字見乎○

據于蒺蔾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石之為物堅不可犯知不可犯而不犯則无困焉知不可犯而犯之是以遇困也六三之柔不能以柔道自安反欲用剛上于二陽困于石也下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蔾也宫者自安之所也妻者所安之主也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

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象曰不祥也者其不能自安則不善之幾也至於不見其妻則不善之明應也故知處困而不自安終必至於名辱身危死期將至而後不祥之効終焉至於不能保妻子則他人可知矣易說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

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六比二三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它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茍擇勢

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四應於一无於字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有偏係吝也以陽履柔故有終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困之時以陰求陽者无它焉求濟而已初六之困甚矣而九四正應不能以濟者以九二

剛中在下力足以有濟而初六近而可從也故有金車之象焉金有堅剛之象車有積中之德謂九二也來徐徐者初六既從二而於九四之應則徐徐其來也當困之時九二得濟難之權四不當位非其敵也故不能濟初之急而致徐徐其來也不能濟初之急是困于九二之權也困于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雖吝而有終者正道終復而應也故初六言三歲以見雖久而有期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

象言志在下者彼雖徐徐其來而四則未有志初之志也有與者雖不當濟困之事以初六正應而有當與之道也易說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

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

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者一无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也故徐合而後有有一无字説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説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

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无能字）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為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心有説故曰乃徐有説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福可致焉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用祭祀然非有為之時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困之象上下皆揜於陰在常人處之受

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以有用刑之象劓刖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刖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及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説故曰乃徐有説必曰紱者紱蔽膝也與黄裳

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下求之故皆曰紱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况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於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於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於至誠之德用於人用於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於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用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

道也用於君子則必得賢用於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易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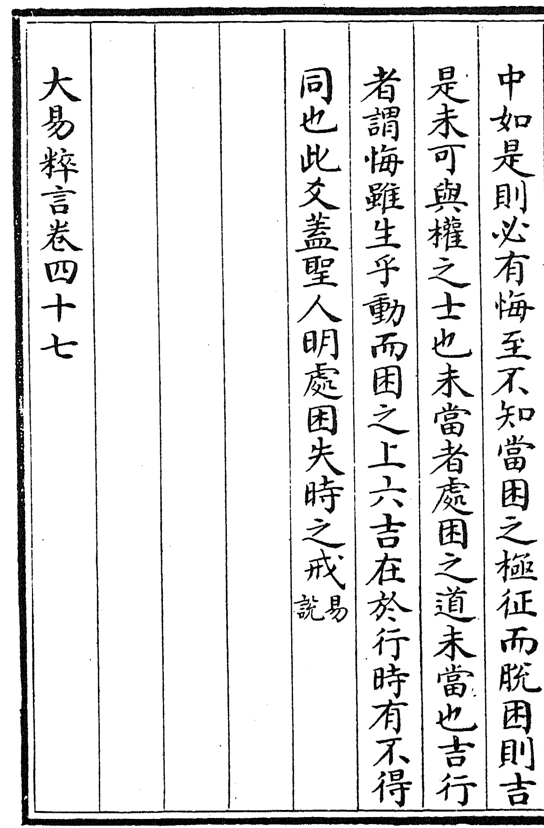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也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髙危之地困於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

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説惟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説體故也以説順進可以離乎困也○為困所纒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

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並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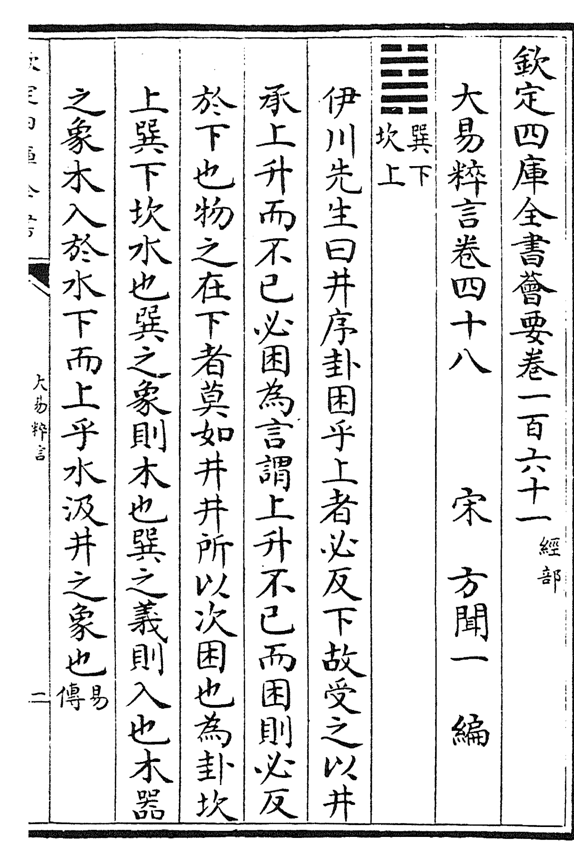
横渠先生曰處困之極重剛在下不得其肆居非所安舉則招悔取捨皆咎故行然後吉一云動悔有悔猶云動悔之悔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居困之極不能脫困有葛藟纆糾之象復欲安而居之又甚危不可安也是處困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者畏懦之過徒知悔吝生乎動不敢動乎悔



中如是則必有悔至不知當困之極征而脫困則吉是未可與權之士也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吉行者謂悔雖生乎動而困之上六吉在於行時有不得同也此爻蓋聖人明處困失時之戒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七



大易粹言卷四十八

宋 方聞一 編

巽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易傳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它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〇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

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之為物水在下下也今坎水居上而為井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故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井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言井之用也井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得而不及用非井

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於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為戒也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井取韓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者邑有變而井无變故

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盈故无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幾至未盡綆而羸其瓶與无井德者何以異是以凶也能克終其用則无凶矣孟子曰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中庸之德為至焉易說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伊川先生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葢井以静為徳以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静及其盡之也又足以盡人盡物而至於參天地賛化育井之徳亦本静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修道之教而後其道終井自其徳以及於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之徳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致養

之功功用未成而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蓋皆係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易說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先生曰木承水而上之一作來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饑渴之害甚矣人能无饑渴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无它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則井之功用博矣易說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

禽時舍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汚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

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也○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泥在下之物也井以潔而食泥則汙穢不食矣舊井无禽汙穢也禽尚不至況人乎初六

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為時舍也亦猶人之一性不能自脩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易說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污

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

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道以高潔為體以上出為功故初為井泥二為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趨下之汙何也蓋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於趨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

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為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德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甕且敝漏雖有動出之名而无上水之實是以為衆所不與也敝漏近於羸瓶无與近於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慎云甕汲瓶也易說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

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効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井以既出為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以陽居陽充滿可汲為五所間功不上施故為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逺邇皆

獲其利井渫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知井以上出為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渫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衆也不見知者衆故有知之者為我心惻也心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脩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兼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渫不食行惻也又言渫治而

不見用其行可傷惻也文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蓋求明王而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文言王明為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易說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

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若一作能脩治有一字亦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上元敝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以自脩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苟能自脩則无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於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言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於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或見於有言或見於无言是以人

難得之也易說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泉寒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井洌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為衆所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剛德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莫善於斯故言井洌寒泉食也洌潔也寒者水之性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脩潔之食之美者莫善於斯猶人能自脩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脩使不失其性者无它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洌又言

寒者洌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繫辭論九卦皆言德德未有不能脩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通也易說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伊川先生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

人一作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㝎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无渫也既完矣无甃也既食矣无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者集其成功之謂也成則如之何亦博施濟衆而已故曰勿幕易說

白雲郭氏曰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為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吝其博施濟衆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道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六十二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

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易傳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伊川先生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

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一有有字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乖於道則革不乖於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之之道雖衆所未孚革已則其孚必矣蓋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

首言己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天德也无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己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己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於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以有悔而革是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易說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

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

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兊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

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並易傳○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周行己錄

龜山楊氏曰或問成湯於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无愧乎語録

白雲郭氏曰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

然有相違者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違其志復不相得則必革而息矣已日乃孚言革而後信之也文明以説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説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説故孚於已革之後大亨故能終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為當而悔亡則革之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

元亨利貞惟應人故已日乃孚上能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則為湯武不能此是篡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於天下則結怨於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之道以順天應人而已曾无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革通天道非止人事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易說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伊川先生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

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歴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為之則曰篡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歴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所以為大也易說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伊川先生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黄中色牛順物鞏用黄牛之革謂

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有為 易說

白雲郭氏曰革有革者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非人

所革者從革而已故固用黄牛之革黄中色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為也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為之爻聖人之辭又所以戒不知革道者也易說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

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己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以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爲之時也〇己日而革之征

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易說

横渠先生曰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而臣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非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事而革天下也是以進

則吉而无咎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易說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

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作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兊兊內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易說

白雲郭氏曰革之為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為革之主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為有天道存焉非九三

用剛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貞厲蓋九三之象如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卦辭言三就之道也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已日乃孚也三者皆得之是為三就也故進則无凶貞則无厲九三既非其位又非其人而捨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鞏用黄牛之革矣易說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无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

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約已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衆改命倡始信已可行故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

之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吉也不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己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為主此九四所以有有孚信志之辭信志者志可信於人者也易說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

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為衆所覩其文炳

然不卜而孚望而可信下覿而化革著盛焉○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並易說○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盛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虎之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覩使天下曉然知大公至正革命之當无陰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天下不必占決而信之也昔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豈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易說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伊川先生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

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茍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

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也人茍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唯一作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並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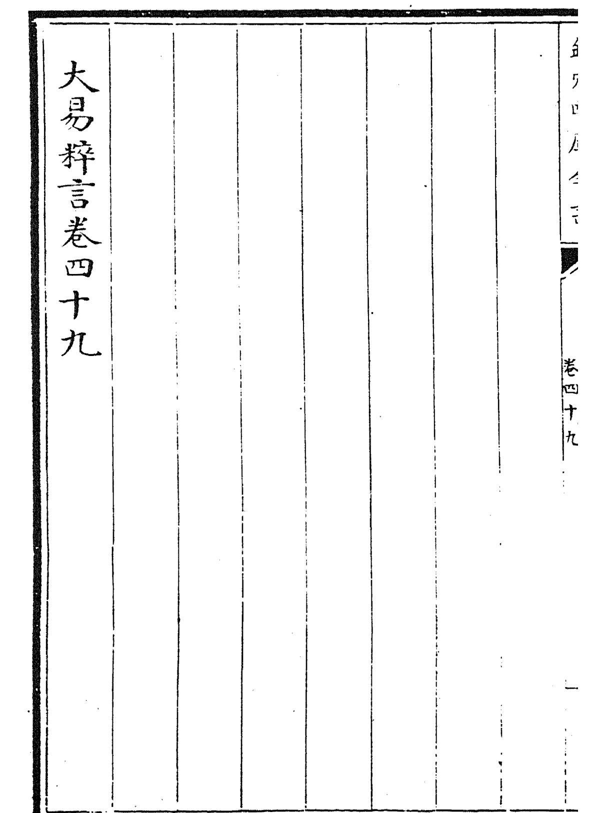
橫渠先生曰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為斑

斑之縟革面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顔子地位於豹變已為屑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説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内尚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特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為然後就其上文章顔子見其進未見其止

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着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顔子學舉措亦无不致文中節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顔子不以為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顔子之心則不為顔子之文可也○以柔為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大

人而革者也君子㒩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文蔚
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密也豹
與虎相類蓋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多士秉文
之德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是也小人雖无德自將亦
能革面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為革道之成也
革道既成則无革矣猶欲以革進則凶惟能居守其
貞是以吉也書曰夏迪簡在王庭豈豹變之君子乎



大易粹言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六十三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五十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

足中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横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虚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一无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爇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

設卦（一无卦字）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語録）

鼎元吉亨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

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井以不改為德以動出為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伊川謂吉為羨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易說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

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内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

以其象也○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烹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

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鼎皆物也彖於鼎言鼎象而於井不言象者蓋井之象水在下今取於巽乎水而上水之義非象也鼎取以木巽火亨飪之象故曰鼎象也聖人之亨豈口腹之奉而已哉享上帝養聖賢而已享上帝交天也養聖賢交人也交通天人則亨飪之用大矣巽而耳目聰明者人君之視聽以天而其明四

目達四聰也以人能享上帝養聖賢則其耳目聰明之用廣大矣故可以垂旒充耳而聽天下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五之德也自聖人享以享上帝以至得中而應乎剛皆致元亨之道也易說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先生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

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鼎能革物而已君子法之何取於正位凝命哉究鼎之用上足以享上帝下足以養聖賢雖人君垂旒充耳而聰明无不及焉故君子正其位以

成命以成垂拱无為之治者如此易說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

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畀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畀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寫惡而受美

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牽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子貴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趾下道也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於出敗惡以致潔取新故在鼎獨為未悖也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是以无咎以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易說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

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以守就之矣所以吉也○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

多矣故所之不可不慎也我仇謂三也三為革為塞固己路而為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陽為實而陰為虛九二剛中故為有實明鼎之方用非虛鼎也仇為我之害者也虛則方有容故害我者不來實則盈滿之時故害我者必至必使我仇不我能即然後吉此聖人持滿之戒也古

之人爵高禄厚不免凶禍者多矣皆仇能即之故也仇非一也既滿而仇人則人為仇既滿而驕則驕為仇既滿而貪則貪為仇凡能害我者无彼无此皆仇也是以古之君子慎之欹器之戒以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九二之仇不我能即者用中故也象言慎所之者方是時尤當慎其所之也之怨耦之驕之貪皆所之也有所之則有所致鼎既有實何致之有是求益也盈而求益損之道也故害且至焉是以君子慎

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仇雖有害我之理然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即故終吉而无尤矣易說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伊川先生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一作謂異也三與五

異而不合也其行蹇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禄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禄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藴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一无此二字謂不足之悔一再有不足之悔字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

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上下革塞則雖有美實而不見取若二使應五四使應初則其悔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固塞其路則

吉可召也革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承乘皆剛

悔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此鼎耳之失義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鼎以虛中故能受耳以虛中所以納鉉

九三居下體之上有鼎耳之象以陽居陽其實甚矣

不能虛中以待是所以鼎道革而其行塞也凡物之

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實則其行塞其行塞則

不為用雖有雉膏烏得而食之雉文明之物也離之

象也膏祿食也上有文明之君至美之祿其行既塞不可得而食也必待陰陽之和然後虧悔而終吉矣豈高明柔克之戒乎失其義者失鼎耳虛中之義也

易說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

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

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二與四同功之文也二方有持滿之戒慎其所之故四以近君而任天下之重曾不自量其力至於喪身敗事沾汙狼籍其凶甚矣信如何者言力小任重之理信當如何言必至於敗覆也易說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黄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黄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故其耳黃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一作利於勁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文明之主柔順居中故有黃耳金鉉之象黃中也中則虛故能納鉉金堅剛也故足與有行能如是焉鼎道備矣固守是道終无革耳折足之憂也中以為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為實也亦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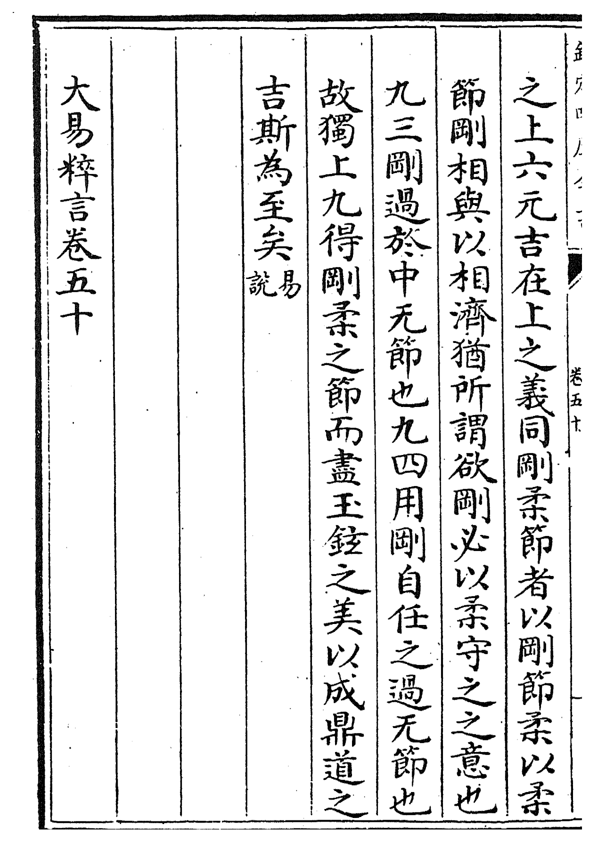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静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它卦異矣井亦然○剛而温乃有節也上居功成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

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愽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亨飪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並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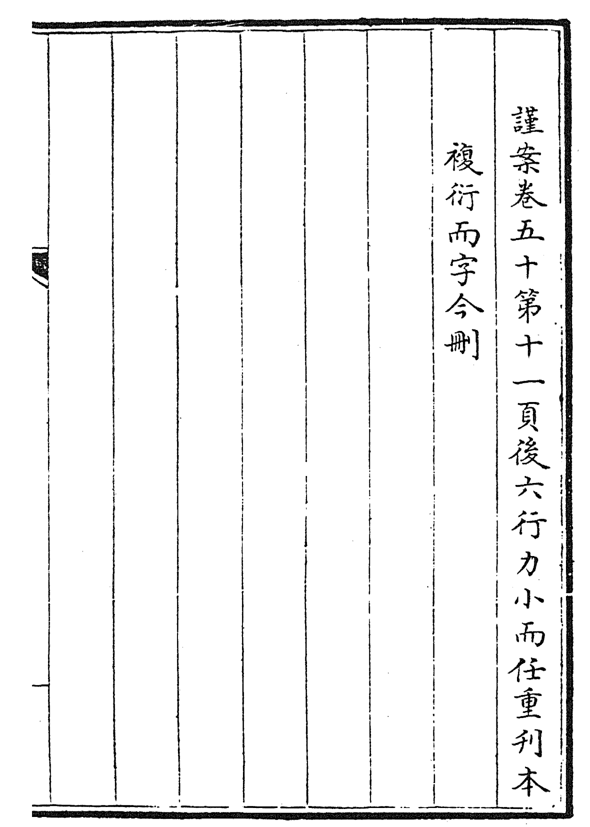
横渠先生曰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陰柔以固其節則吉无不利鼎象也足陰腹陽耳虛鉉剛故曰剛柔節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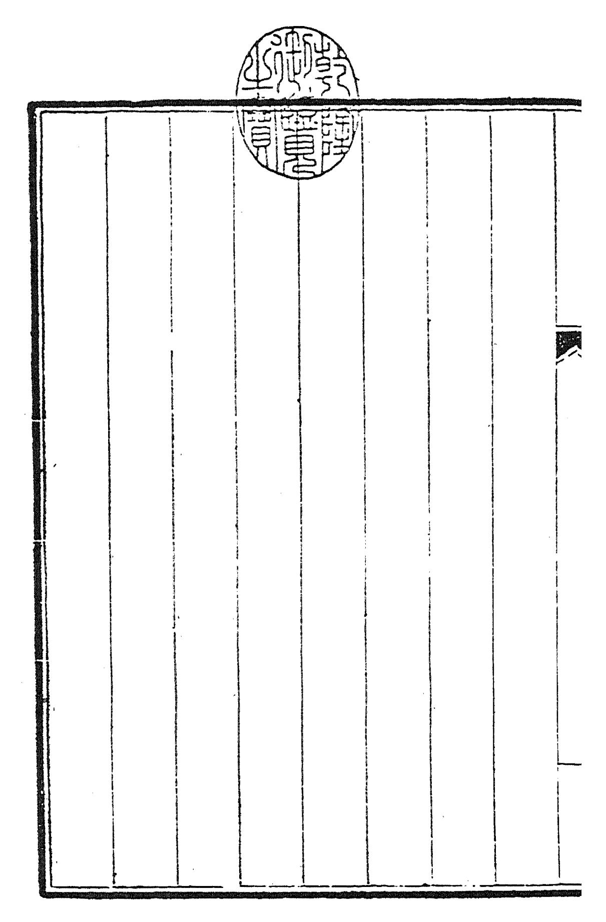
白雲郭氏曰上九鼎道大成剛柔適宜故得玉鉉之象玉剛而温非一於剛者也是以大吉无不利與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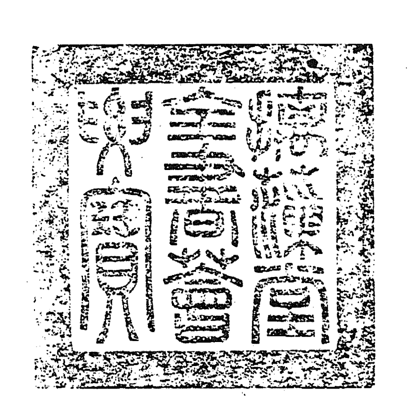


之上六元吉在上之義同剛柔節者以剛節柔以柔節剛相與以相濟猶所謂欲剛必以柔守之之意也九三剛過於中无節也九四用剛自任之過无節也故獨上九得剛柔之節而盡玉鉉之美以成鼎道之吉斯為至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五十


謹案卷五十第十一頁後六行力小而任重刋本複衍而字今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